

初遇胡也频

季羡林 1911 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一个破落农家。祖父母早亡，父亲与叔父兄弟俩孤苦伶仃，寄人篱下，生活困难，连饭都吃不饱。兄弟俩到济南闯荡，后来叔父在济南站住了脚，于是兄弟俩商量，弟弟留在济南挣钱，哥哥回乡务农——这个哥哥就是季羡林的父亲。

叔父的命运大起大落，先是在济南破了产，走投无路闯关东，用身上仅有的一元钱去买水灾奖券，结果中了头奖，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，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。叔父只有一个女儿，季羡林被父亲送到济南叔父家，从此没有回来。

在济南的日子一帆风顺，私塾、小学、中学，季羡林一路读到了高中。当时济南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立济南高中，是全省唯一一所高级中学，季羡林没有考试就入了学，在学校里，他遇到了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胡也频。

胡也频是季羡林的第一位国文教员，年纪很轻，个子不高，但充满了活力。胡先生讲课与别人不同，很少讲正课，好像连新文学都不太讲，每堂课都是宣传“现代文学”，当时也叫“普罗文学”，就是后来我们经常说的无产阶级文学。多年以后，季羡林在《忆念胡也频先生》中这样写：“每次上课，他都在黑板上大书‘什么是现代文艺？’几个大字，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，直讲得眉飞色舞……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像着了迷。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。”

季羡林还在文章中回忆了初见胡也频夫人丁玲的情景。丁玲来自上海，衣着非常时尚，在闭塞的济南就像一只金凤凰。她穿着高跟鞋，济南的马路高低不平，非常难走，所以常常挽着胡也频。胡也频个子比丁玲矮，远远看去就像是她的手杖，季羡林这些青年学生们经常追着看，心里充满了新鲜感。

后来胡也频突然不辞而别，季羡林再也没有看到先生那瘦小的身影，再后来才听说是因为宣传革命被山东省政府通缉，连夜逃到上海去了。1931年，胡也频与柔石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，惨遭杀害，这就是著名的“左联五烈士”。



季羡林作品。

客树回望成故乡 季羡林的求学生涯：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今年是季羡林诞辰 110 周年。季羡林出身贫寒，早年在山东省立高中读书，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，后来又放洋海外，留德十年。

季先生身上光环极多，东方学大师、语言学家、文学家、国学家、佛学家、史学家、教育家等等，每一个头衔都炫人耳目；先生还精通英文、德文、梵文、巴利文和吐火罗文，能阅俄文、法文，这一切更是令人咋舌。



留德时期的季羡林。



季羡林著作《诗境·自然》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

老年的季羡林在读书。

清华园求学

1930 年，季羡林高中毕业，报考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。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，经过反复考虑，他弃北大而取清华，后来季羡林回忆说：“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，否则我就不会有留德十年。没有留德十年，我以后走的路会是完全不同的。”

清华是当时两所名牌大学之一，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，是专门培养青年到美国留学的，季羡林入学时已改为国立清华大学。清华有一个特点，新生报考时不用填写报考的系名，录取后根据学生要求选系，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再转，这在当时中国大学中尚属凤毛麟角。季羡林入学后选的是西洋文学系，即后来的外国文学系，清华西洋文学系在全国赫赫有名，大牌教授特别多，季羡林最佩服两个人，一个是吴宓，另一个是叶公超。

吴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属于保守派，反对白话文，主编著名的《学衡》杂志。吴先生古貌古心，待人诚恳，在美国留学时师从白璧德，在清华讲授“英国浪漫诗人”“中西诗之比较”等课程，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。季羡林认为他是清

华西洋文学系中最有学问的教授。叶公超属于新月派，教授“大一英文”“英国散文”等课。叶公超给季羡林他们讲授一年级英文时，用的课本是英国长篇小说《傲慢与偏见》，他的教学方法非常离奇，一不讲授，二不解释，而是让学生依次朗读，然后提出问题，如果有学生提出问题，就大喊一声：“查字典去！”全班愕然，久而久之就再没人提问题了。叶先生英文特别好，对英国散文也是很有研究，可惜惜墨如金，从没见他写过任何文章。

清华大学旁听之风甚盛，季羡林旁听或偷听了许多外系老师的课，比如朱光潜、陈寅恪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冰心、郑振铎等等，授课老师也大多不以为忤，听之任之。但也有失败的时候，当时冰心蜚声文坛，大名鼎鼎，清华请她来讲课，季羡林去旁听，只见教室里座无虚席，连走廊也站满了人。冰心那时很年轻，满面冰霜，毫无笑意，一登讲台便大声说道：“凡不选本课的学生，统统出去！”季羡林等人相视一笑，吐吐舌头，落荒而逃。新中国成立后季羡林与冰心相熟，谈及此事，冰心哈哈大笑：“还有事儿？早忘记了。”

留德有十霜

1934 年季羡林大学毕业时，叔父失业，无力供他出国留学，季羡林需要找一个能养家糊口的饭碗。这时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聘他回母校任教，月薪 160 块大洋，这个待遇非常优厚，季羡林一口应承下来。

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季羡林在母校过得并不愉快，他情绪低沉，一心想离开济南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机会突然降临了，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流处签订了一个研究生交换合同，路费服装费自己承担，食宿费互相付给，中国每月 30 块大洋，德国 120 马克。当时官费留学是每月 800 马克，120 马克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，相比之下真是天渊之别。但这对季羡林来说却是救命稻草，他在清华时主修德文，成绩全优，报名后马上通过。1935 年秋，季羡林经柏林来到了德国学术之都哥廷根。

季羡林就读的哥廷根大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，设有哲学院、理学院、法学院、神学院和医学院五个学院，分布在哥廷根城的大街小巷。大学也没有大规模的学生宿舍，学生大都租住在市民家中，季羡林经人介绍，住在一对德国老夫妇家中，他与两位老人朝夕相处，在一起住了整整十年，期间没有搬过一次家。

1936 年春季开学时，季羡林在课程表上看到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开的梵文初学课，欣喜若狂。他一直有意于梵学，在清华时期就受到陈寅恪影响，现在无意得知之，焉能不喜？于是立即选了梵文课。在德国要想获得哲学博士学位，必修一主二

副三个系，季羡林主系是梵文、巴利文，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，从此开始了他的治学之路。

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流处签订的合同，规定学习期限为两年，1937 年季羡林奖学金到期。这时日寇已经入侵中国，他有家难回，在德国也失去生活来源，只好望洋兴叹。但天无绝人之路，汉文系主任夏伦教授邀请他担任汉语讲师，待遇不错，工作也不忙，季羡林照样可以在梵文研究所当学生，一举两得，他非常满意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945 年秋离开德国。后来季羡林又遇到精通吐火罗文的西克教授，他是位 80 多岁的老人，和蔼可亲，对待季羡林就像自己的孩子，将生平所学倾囊相授，师生天天见面，无论冬天还是夏日。季羡林在文章中这样回忆这段美好的师生情：“我忘记了战火，忘记了饥饿，我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。”

1945 年春，美国军队攻入哥廷根，不久二战也结束了。在德国留学十年的季羡林终于要返回祖国了，他决定到瑞士去，然后从那里回国，这是当时通向中国的唯一道路。与师友离别之际，季羡林满眼含泪，在他身后，是面色凄楚的西克教授和放声大哭的女房东。此情此景，季羡林忽然忆起唐代诗人刘皂的《旅次朔方》，根据这首诗写成了一首新诗：

留学德国已十霜，
归心日夜忆旧邦。
无端越境入瑞士，
客树回望成故乡。 固